

# 《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 近代漢語韻母現象\*

江 佳 璐\*\*

## 摘 要

本文檢視《安南國譯語》中漢語和越南語的音韻對應關係，觀察所據漢語的韻母現象。發現當時漢語的韻尾\*-m併入\*-n，\*-n、\*-ŋ有別；入聲的塞音韻尾消失、產生文白異讀，且宕江、曾梗攝入聲字的文讀音互有區別：宕、江攝文讀音讀圓唇元音，對應越南語o類元音；曾、梗攝入聲字文讀音讀展唇元音，分別對應越南語ɿ類和e類元音。此外唇音字不分開合，蟹、止攝合口來母字介音\*-w-消失、並出現\*-ej韻母。這些現象皆與現代北京官話非常接近，為漢語音韻史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關鍵詞：**安南國譯語、安南譯語、華夷譯語、官話、文白異讀

---

2019年9月19日收稿，2020年3月31日修訂完成，2020年10月14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第十七屆國際暨第三十七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桃園：中央大學文學院，2019.5.5)宣讀。承蒙評論人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丘彥遂教授指正，以及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李無未教授鼓勵。後經本刊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皆讓本文多所啟發，做了多次修改，謹在此一併致謝。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現為大台中數位有線電視公司總經理。

## 一、前言

《安南國譯語》(慎懋賞輯 1947)是《安南譯語》的第七種傳本,屬於《華夷譯語》丙種本,目前認為是十六世紀明朝會同館所編(陳荊和 1967b: 44)。全書分為十七門,分類收錄越南語詞彙 669 條,皆以漢字譯注越南語音。透過漢語和越南語音韻對應關係的分析,能同時獲得漢語和越南語的語音訊息,可作為擬測漢語和越南語音韻史的證據。

《安南譯語》記錄了早期越南語的音韻演變,從馬伯樂(Henri Maspero 1912: 10)開始即作為斷代的參考,在越南語音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安南國譯語》則是目前最晚出的一種《安南譯語》版本,可能是其他六種的校訂本,不僅改正了其他版本的注音及語法錯誤,越南語的對譯也較為精確(陳荊和 1967b: 47-48)。根據清水政明(2007: 40-41, 45)的研究,相較於其他版本,《安南國譯語》可能也更忠實地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筆者(江佳璐 2018: a-b)則首次將《安南國譯語》用於漢語音韻史的構擬,擬測了聲調及聲母系統,發現反映出許多與現代北京官話相近的音韻現象,將音韻演變發生的證據加以提前。並且觀察到編者的注音行為反映出與漢人不同的語感,反而更貼近越南人的表現(江佳璐 2019)。

本文首次觸及《安南國譯語》漢語的韻母系統,一方面就韻尾及韻母的開合對應進行討論。另一方面,筆者(江佳璐 2018b: 117-118)處理聲調系統時,曾指出《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的塞音韻尾不僅消失,還反映出現代北京官話的文白異讀,對白讀音的表現進行分析。本文則延續此研究成果,對文讀音的對應加以觀察,探究《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韻母現象。

## 二、研究材料及方法

本文屬於筆者《安南國譯語》的系列研究之一,取材於自建之《安南

國譯語》資料庫。<sup>1</sup> 相關的文獻探討、《安南國譯語》的背景介紹、資料庫的建立及研究方法，皆曾於筆者之文章（江佳璐 2018b: 101-104）作過詳細說明。資料庫共有可分析語料 1121 筆，藉由注音漢字中古音韻條件的篩選，可以觀察與越南語韻母的對應關係，同時統計對應的種類與出現的次數，獲得對應傾向。對應的種類即對應組數，是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搭配的組合數，將 1 個漢字與 1 種越南語音節的對應視為 1 組，同一組合即使重複出現多次，仍然計算為 1 組。出現次數是注音漢字與越南語音節來往的總字次，1 個漢字注 1 個越南語音節即計算為 1 次，因此若同一對應組合重複出現，次數也重複計算。

在對應關係的分析上，本文結合了越南語和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成果。關於早期的越南語音韻系統，主要以 1651 年出版、越南最早的羅馬字字典 *Dictionarivm A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越葡拉字典》Alexandre de Rhodes 1651 [1991]），作為《安南國譯語》所錄越南語音值之參考。該典是首次對越南語音系成系統的描述，也是早期越南語音韻系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文主要根據 Kenneth J. Gregerson (1981)<sup>2</sup> 的擬測，並輔以 Michel Ferlus (1982, 1992)、阮才謹 (Nguyễn Tài Căn 1997)<sup>3</sup> 對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近代漢語則參考《中原音韻》（周德清輯 1996）、《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徐孝輯 1997）等元明時期的文獻材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同時與現代漢語方言，尤其是北京官話進行比較，並輔以董同龢 (1998)、李方桂 (1971) 對漢語音韻史的構擬。

### 三、《越葡拉字典》的韻母系統

- 
- 1 資料庫的越南語注音，主要參考陳荊和 (1967, 1968)、Jeremy H. C. S. Davidson (1975) 的譯注，輔以 Émile Gaspardone (1953) 和 Vương Lộc (1995) 的研究成果，加上筆者的考證而成。
  - 2 Kenneth J. Gregerson 的著作 *A Study of Middle Vietnamese Phonology* 於 1969 出版，本文參考為 1981 再版。
  - 3 阮才謹 (Nguyễn Tài Căn) 的著作於 1995 年發表，本文參考的是 1997 年的再版。

《越葡拉字典》的韻母系統與現代越南語相距不遠，以下分別由韻尾及元音兩部分進行介紹，介紹時先列表再說明。表一、表二主要參考 Kenneth J. Gregerson (1981: 147, 168) 的研究成果，同時列出越南語的音位及越南羅馬字的表記。由於當時拼寫法尚有部分未完全定型，難免產生若干表記上的變體，為免煩瑣，下文僅列出主要的表記及原則，若分析對應關係時有討論的必要，再隨文進行補充。

### (一) 韻尾

表一為《越葡拉字典》的韻尾系統，/ /中所列為國際音標，代表音位，/ /前所列為越南羅馬字，是該音位的表記，同一音位的不同表記以逗點區隔：

表一 《越葡拉字典》韻尾系統

p /p/	t /t/		c, ch /k/
m /m/	n /n/		ng, nh /ŋ/
o, u /w/		i, y /j/	

根據《越葡拉字典》的描述，韻尾 t 帶有捲舌性質，因此 Kenneth J. Gregerson (1981: 156) 擬為 [t̤]，現代越南語韻尾 t 的音值則已變為 [t]。/w/和/j/的表記都不只一種，這只是形式上的變異，音值沒有區別，表記時以 o 和 i 搭配長元音及低元音、u 和 y 搭配短元音及高元音。/k/和/ŋ/則有許多音位變體：ch、nh 分別表記 [c]、[ɲ]，搭配前元音；c、ng 分別表記 [k]、[ŋ]，搭配非前展唇元音及複合元音；除此之外，《越葡拉字典》還分別以 oc/uc 及鼻化符號<sup>4</sup>表記 [k<sup>w</sup>] 和 [ŋ<sup>w</sup>]，僅搭配後圓唇元音。

### (二) 元音

表二是《越葡拉字典》的元音系統，列表方式如表一：

4 即當時葡萄牙語的鼻化符號「◌̃」，《越葡拉字典》僅加在元音 o、u 上頭。

表二 《越葡拉字典》元音系統

i, y/i/	u /u/		u /u/
ê /e/	σ /ɜ:/	â /ə/	ô /o/
e /ɛ/	a /a:/	ă /a/	o /ɔ/
iê, ia, iâ /ie/	uσ, ura, urâ /urɜ/		uô, ua, uâ /uo/

《越葡拉字典》的元音系統包含單元音和複合元音，單元音大致可區分為三種高度，複合元音則是同一舌位高元音和中高元音的搭配。複合元音的表記有變異：原則上，/ie/、/urɜ/、/uo/ 搭配零韻尾時分別以 ia、ura、ua 表記，搭配其他韻尾時以 iê、uσ、uô 表記；由於第二個成分帶有央化色彩、長度較短，因此 iê、uσ、uô 還分別有 iâ、urâ、uâ 等表記的變體。

此外，《越葡拉字典》的元音還有長短的區別，其中最清楚的是 a、ă 的對立，Alexandre de Rhodes 在 ă 上加了短元音的符號，可知它的長度較 a 短。在現代越南語的分析中，σ 與 â 也經常被視為有長短對立：σ 長 â 短。而短元音 ă、â 都不能搭配零韻尾，也就是不能單獨做為韻母。在許多方言中，e 與 ê、o 與 ô 除了高度以外，也有長短對立。一般來說，長元音的高度較低，短元音的高度較高。Kenneth J. Gregerson (1981: 174) 認為可將長元音視為帶央化滑音的複合元音，那麼複合元音 iê、uσ、uô 也可看作 i、u、u 的長元音。

從音韻結構上來說，越南語沒有介音，而有 ie、urɜ、uo 等複合元音。而越南語的半元音 w，在韻母系統中除了可作韻尾外，若要出現在韻首，基本上只配牙喉音聲母。因此在音位分析時，一般不認為越南語的 -w- 有獨立音位，而把它歸為牙喉音聲母的圓唇性成分。《越葡拉字典》時期還有一個半元音 \*j-，以 ě 表記，但只搭配聲母 β/β/ 和 d/d/，也同樣被歸為聲母的顎化成分，後來保存在胡志明方言。因此可以說，越南語的音韻系統沒有漢語 -j-、-w- 的介音結構，基本上可視為沒有洪細及開合的對立。

#### 四、韻尾的對應

現在先就韻尾的對應分析《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漢語特點。本文將漢語韻尾與越南語的對應情形製成表三，上方欄目由左而右為中古漢語的韻尾條件，左行由上而下所列為越南語韻尾的音值。欄位中的統計數字即對應數量，斜槓 (/) 左邊為搭配組數，右邊是出現次數。<sup>5</sup>

表三 《安南國譯語》漢語韻尾與越南語對應次數統計表

漢 越	*-m	*-n	*-ŋ	*-p	*-t	*-k	*-j	*-w
-m	14/14	18/38	1/1					
-n	7/7	64/90	10/12			1/1		
-ɲ	2/4	7/7	24/44					
-ŋ	1/1	1/1	83/159					1/1
-j		1/1			3/3	14/21	62/163	
-w					1/1	2/2		65/101
-o			1/1	5/5	23/42	40/65	5/7	4/8
-p		1/1		8/9	3/3	1/1		
-t		4/6		2/2	10/15	17/28		
-c				1/1	2/11	6/8	1/3	
-k				2/2	3/13	25/33		
總計	24/26	96/144	119/217	18/19	45/88	106/159	69/173	70/110

表三可看出《安南國譯語》反映漢語韻尾的幾個特點，以下分別說明：

##### (一) \*-m 與 \*-n 混併

中古漢語的 \*-m 韻尾在現代北京官話中消失，演變為 \*-n。這種 \*-m 併入 \*-n 的現象，在許多明代的韻書中已有反映，例如：《合併字學篇韻便

<sup>5</sup> 下表的統計數字體例皆同。

覽》、《西儒耳目資》、《韻略匯通》等等。表三顯示在《安南國譯語》中，越南語的-m 音節同時對應中古漢語的\*-n 與\*-m，且對應的組數與次數\*-n 都超過\*-m；而中古漢語的\*-m 除了對應越南語-m 以外，也經常對應越南語-n。由此可以推測，當時用來對譯的漢語\*-m 韻尾已經消失，演變為\*-n。<sup>6</sup>

## (二) \*-n、\*-ŋ 基本上有別

由於當時中古漢語的\*-m 已變為\*-n，因此這裡的討論把\*-m、\*-n 合在一起觀察。在表三的統計中，中古漢語\*-n、\*-m 各只對應越南語-ŋ 1 次，比例僅 1%；而漢語\*-ŋ 和越南語-n 也只有少數對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應最多次的組合「貞—chân [cən<sup>1</sup>]<sup>7</sup>」，共出現 3 次。「貞」是梗攝開口三等字，中古收舌根鼻音韻尾\*-ŋ，但在現代北京官話中已變為舌尖鼻音-n。《中原音韻》「貞」屬庚青韻，韻尾還是\*-ŋ，而《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則把「貞」歸入十八根韻，韻尾為\*-n。《安南國譯語》以「貞」注 chān，反映的很可能也是「貞」韻尾\*-ŋ>-n 的演變，既與現代官話接軌，亦呼應了《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記錄。

扣除韻尾已變為-n 的「貞」，漢語\*-ŋ 與越南語-n 的對應就是 9 組 9 次，組數和次數分別只占 8%和 4%，比例很低。其中有些對應可能是由於漢語的音韻空缺所造成，例如：「登—tân [tən<sup>1</sup>]」、「冷—lân [lən<sup>1</sup>]」。<sup>8</sup> [tən]、[lən] 這兩個越南語收-n 的音節，剛好都是漢語的音韻空缺，因此編者只好選擇聲母、元音相同、亦為鼻音韻尾的漢字「登」、「冷」來

6 審查人希望本文就表三越南語-m 對應中古漢語\*-m 的統計為 14/14 作解釋，謹遵指示舉例說明，如：越南語 kim[kim<sup>1</sup>]在《安南國譯語》出現 2 次，例 356 編者以「金」（深攝開口三等侵韻字）對應，例 625 則以「斤」（臻攝開口三等欣韻字）對應。「金」的中古韻尾為\*-m，「斤」的中古韻尾為\*-n，在《安南國譯語》皆對應越南語 kim，同一個越南語-m 韻尾的音節，既可以中古漢語\*-m 韻尾來源的音節對應，亦可以\*-n 韻尾來源的音節對應，顯示當時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m 與\*-n 已經混併，因此可以自由地以\*-m 與\*-n 來對應越南語-m。

7 國際音標後的上標數字表記越南語聲調：1—平、2—玄、3—銳、4—重、5—問、6—跌、7—銳（入）、8—重（入）。奇數為陰調，屬高調；偶數為陽調，屬低調。下文皆同。

注音，在聽感上儘量接近。由於《安南國譯語》是以漢字、即整個音節為單位來注音，這類由於漢語音韻空缺而產生的限制無可避免，筆者（江佳璐 2018b: 106-108, 123）討論聲調的時候也曾提及。

總體來看，《安南國譯語》用來對譯的漢語韻尾\*-n、\*-ŋ 基本上有別，混同的情況非常零星。

## （二）入聲\*-p、\*-t、\*-k 消失，出現文白異讀

表三顯示中古漢語\*-p、\*-t、\*-k 入聲字與越南語韻尾的對應非常不一致，且經常對應零韻尾，亦對應\*-j、\*-w 等元音韻尾，尤其\*-t、\*-k 入聲字對應越南語陰聲韻尾的組數和次數還高於塞音韻尾。筆者（江佳璐 2018b: 114-118）分析《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的表現時，即觀察過韻尾的對應情形，指出當時入聲的塞音韻尾已經消失，<sup>8</sup> 發現曾、梗和宕、通攝分別出現了\*-j 和\*-w 的白讀音。詳細的討論請參考該文，這裡不再贅述。

另外\*-j、\*-w 等半元音韻尾與越南語的對應相當一致，九成以上都是相合的對應。這個部分的觀察應結合元音，放在整個韻攝的討論中更有意義，因此本文不進行分論。零韻尾的對應也是如此，約有九成對應越南語的零韻尾，表五不再列出。

## 五、開合的對應

在《安南國譯語》漢語與越南語的對應中，漢語開口字共出現 482 組 823 次，合口字僅出現了 183 組 298 次。<sup>9</sup> 上文提過越南語在整體結構上沒有開合對立，但有帶圓唇性的牙喉音，以及複合元音/uo/，這些都跟

8 審查人提示這可能反映當時漢語入聲字還帶喉塞音韻尾\*-ʔ，此點筆者（江佳璐 2018b: 118-120）曾觀察到《安南國譯語》漢語入聲字與越南語不帶-p、-t、-c、-k 的重聲字（重 a）的對應很少，而重 a 當時應為緊喉性質、帶喉塞音韻尾\*-ʔ，推測當時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入聲字恐怕沒有喉塞音韻尾。

9 不分開合的韻攝依主要元音的性質歸屬，通、遇兩攝歸入合口，其餘皆入開口。

漢語的合口韻較為接近。由於越南語的音韻結構沒有-w-介音，基本上沒有開合口的對立，以下直接觀察漢語開合口韻母與越南語元音的對應關係，製成表四。為了方便比對，把越南語的元音分為展唇和圓唇。表中元音皆以國際音標表示，不另列出越南羅馬字的表記，下文討論時若有越南語詞彙的舉例，會同時列出越南羅馬字及國際音標的音值。

表四 《安南國譯語》漢語韻母開合與越南語元音對應統計表

		漢			
		開口	合口	合計	
越	展唇	i	47/63	3/3	50/66
		e	18/27	1/1	19/28
		ɛ	22/36	1/1	23/37
		ie	28/33	1/3	29/36
		a:	166/336	17/28	183/364
		a	22/37	5/6	27/43
		ɾ:	16/20	2/14	18/34
		ə/ɤ	45/58	17/27	62/85
		u	18/23	5/6	23/29
		uɤ	40/94	10/29	50/123
		小計	422/727	62/118	484/845
越	圓唇	牙喉-w-、-uo	4/4	26/41	30/45
		u	6/6	30/44	36/50
		o	20/26	44/66	64/92
		ɔ	30/60	21/29	51/89
		小計	60/96	121/180	181/276
總計		482/823	183/298	665 組/1121 次	

首先可以看到，《安南國譯語》越南語展唇元音音節的數量遠較圓唇元音

多，且展唇元音主要與漢語開口字對應，圓唇元音主要與合口字對應，分別占 87%（組） / 86%（次）及 67%（組） / 65%（次）。另一方面，漢語開口字亦主要對應越南語展唇元音，組數和次數都占 88%；漢語合口字也主要對應越南語圓唇元音，組數和次數各佔 66% 和 60%。不論從越南語或漢語的角度來看，表現相當接近，都是開口韻對應展唇元音，合口韻對應圓唇元音，但合口與圓唇對應的比例低於開口與展唇的對應。

### （一）開口韻

漢語開口字主要對應越南語展唇元音，組數和次數都占 88%。12% 對應圓唇元音，主要是  $\text{ɔ}$  和  $\text{o}$ ，加起來的組數和次數就分別占了 83% 和 90%。先看開口字與  $\text{o}$  的對應，其中以宕攝字最多，有 8 組 14 次，且全為入聲，主要是一等字，例如：莫、鐸、各、惡。宕攝開口一等入聲字到了現代北京官話韻尾  $*-k$  消失，與果攝合流，牙喉音讀  $-ɣ$ ，其他聲母字讀  $-uo$ 。這種演變在《中原音韻》已經出現，「莫」、「鐸」、「惡」同時在歌戈和蕭豪韻重出，唯有「各」只歸蕭豪。到了《合併字學篇韻便覽》，上舉例字已皆和果攝合流，分別見於去聲十二賀、十三惰、如聲十三奪。根據楊耐思（1981: 147-148, 152）、郭力（1997: 79-80）的擬音，上述例字與果攝合併後，不論在《中原音韻》或《合併字學篇韻便覽》都作  $*-o$ 、 $*-uo$ ，是圓唇元音，用來對應越南語  $\text{o}$  非常相合。同樣地，在漢語開口字與  $\text{ɔ}$  的對應中也有果攝字「多」、「何」，以及江攝入聲字「朔」，都反映了宕、江攝入聲字與果攝合流的現象。

接著看  $\text{ɔ}$  的對應，這是漢語開口字對應最多的越南語圓唇元音，同時也是唯一一個漢語合口字對應少於開口的圓唇元音。漢語開口字與  $\text{ɔ}$  的對應也以宕攝最多，有 11 組 24 次，其次為果攝 8 組 13 次。值得注意的是，宕攝字的對應中有 6 組 10 次是入聲字，主要為開口一等字，跟果攝的對應合起來看，再次表現出宕攝入聲字與果攝合流的現象。這個現象也同時反映在其他與  $\text{ɔ}$  對應的開口入聲字中，包括：山攝「葛」、「渴」、咸攝「合」、江攝「剝」。加總起來，這些合流的果攝字和入聲字共有 18 組 28 次對應，組數已占漢語開口字與越南語  $\text{ɔ}$  對應的 60%。結合

《中原音韻》及《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擬測來看，可以說，與越南語 ɔ 對應的漢語開口字，有一大半當時的元音是 \*o。

另外一部分與 ɔ 對應的漢語開口字，當時元音多半是 \*a。本文觀察到對應越南語 ɔ 的漢語開口字主要來自一、二等，共有 24 組 48 次，把果攝及入聲字剔除後，剩下的非入聲字有宕、山、蟹、江攝字。從《中原音韻》到現代北方官話，這些字的主要元音都是 a。另外 6 組 12 次是三等字，扣除 2 組 2 次有問題的對應不論，其餘的注音漢字主要元音也都是 a，例如：「放」、「罔」，其中「放—phòng [fɔŋ<sup>2</sup>]」就重覆出現了 7 次，造成對應次數的增加。

越南語的元音系統較漢語複雜，同一舌位可以分出三個高度的元音，以圓唇元音來說，即有 u、o、ɔ 三種不同高度的區別。現代北京官話的系統中沒有 ɔ，根據楊耐思（1981: 44）、耿軍、張玉來（2010: 12）對《中原音韻》及《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擬測，也未見元音 ɔ。可以推測《安南國譯語》主要對譯的漢語方言應該沒有 ɔ，因此只好以最接近的 o 和 a 來表記，也就是果攝以及與之合流的入聲字，還有宕、江、山攝的陽聲字及蟹攝字。實際上，ɔ 本是越南語圓唇元音中開口度最大的，《安南國譯語》同時以 \*o 和 \*a 來對應，正好反映出其圓唇及開口度大的性質。而果攝及宕、江、山攝等合流的入聲字，既用來對應越南語 o、也用來對應 ɔ，亦反映出主要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元音系統沒有 \*o、\*ɔ 對立，當時果攝以及與之合流的入聲字音值很可能介於 \*o、\*ɔ 之間。

## （二）合口韻

漢語合口字主要對應越南語圓唇元音，組數和次數各佔 66% 和 60%，比例較開口字與越南語展唇元音對應低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ɔ 更常以開口字注音，這個部分上文已經談過。

合口字有 62 組 118 次對應越南語展唇元音，這些對應的產生與聲母有關：首先是由於越南語聲母 v-帶有圓唇性質。根據《越葡拉字典》的記錄，現代越南語 v-早期有 \*β-、\*w-兩種來源，\*w-有一個音位變體 \*v-，摩擦性較 \*β-輕微。筆者（江佳璐 2018a: 573）曾分析過《安南國譯

語》的聲母系統，發現編者有意以漢語零聲母合口字來表記越南語的 \*w-、以雙唇塞音來表記 \*β-。漢語合口字所對應的越南語展唇元音音節中，有 8 組 11 次是越南語 v-聲母，扣除用來表記 \*β- 的幫母字之後，有 7 組 9 次是表記 \*w- 的零聲母字，包括影、喻、微母，<sup>10</sup> 例如：「委—vè [we<sup>2</sup>]」（止攝合口三等影母字）、「惟—vít [wit<sup>8</sup>]」（止攝合口三等喻母字）、「文—vườn [wu<sup>2</sup>]」（臻攝合口一等微母字）。《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微母字大都歸入影母，這些例字皆為零聲母合口韻，耿軍（2004: 48-49）擬作 \*uei、\*uən，不論是聲母或韻母都與現代北京官話相同。《安南國譯語》以影、喻、微母合口字表記上述越南語 v-音節的現象，不僅記錄了現代越南語 v-的 \*w-來源，亦體現了現代北京官話韻母的音值、反映出微母字零聲母的演變，呼應《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革新。

此外，本文發現漢語合口字與越南語展唇元音的對應，最常出現在漢語唇音字，主要是山、臻攝非入聲字及蟹攝字，扣除上文討論的微母字以後，還有 22 組 47 次對應。資料庫根據中古漢語的條件把它們歸入合口，實際上唇音字不分開合，這些字在現代北京官話也沒有 -w- 介音，例如：班（山攝合口二等幫母字）、門（臻攝合口一等明母字）、梅（蟹攝合口一等明母字）。《安南國譯語》的對應分別為「班—bản [ba:n<sup>5</sup>]」、「門—mân [mən<sup>4</sup>]」、「梅—mây [məj<sup>1</sup>]」，看起來對譯頗為相合。這些字在《中原音韻》跟《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開合歸併各有不同，《中原音韻》「板」屬開口，「門」、「梅」屬合口；《合併字學篇韻便覽》「板」、「門」皆歸合口，「梅」屬開口。上述唇音字在《安南國譯語》亦可對應圓唇元音的音節，例如：「班—buôn [buon<sup>1</sup>]」、「門—mun [mun<sup>1</sup>]」、「梅—muỗi [muoj<sup>6</sup>]」，由此可見，當時主要用來對譯的漢語方言唇音字應該不分開合。

另一個類似的情形是蟹、止攝合口來母字，共有 4 組 15 次，例如：雷（蟹攝合口一等來母字）。中古蟹、止攝來母字有開合對立，這兩攝來母合口字在現代北京官話韻母讀成 -ej，沒有 -w- 介音。此演變在《合

10 《安南國譯語》的微母字當時已經朝向零聲母演變（江佳璐 2018a: 575）。

併字學篇韻便覽》已經出現，壘攝置於開口，反映出現代北京官話的格局，上文討論的明母字「梅」亦屬壘攝開口。「雷」在《安南國譯語》對應 *luõi* [luɔŋ<sup>6</sup>]、*tròi<blòi* [plɔ:ŋ<sup>2</sup>]，<sup>11</sup> 當時漢語應該沒有 -uɔŋ 或 -ɔ:ŋ，而越南語也沒有 -ej，看起來這已是音值很接近的對應了。其中「雷—tròi」的對應重覆出現了 12 次，因此造成對應次數的增加。從上述例證看起來，《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壘攝分出開口的格局，在《安南國譯語》時代就已經形成，一直延續至今天的北京官話。

扣除基於聲母歸併而產生的數量，漢語合口字與越南語展唇元音的對應只剩 29 組 47 次，組數和次數皆佔 16%，比例已明顯下降。總的來說，越南語雖然沒有開合對立，但由於元音種類的發達，可以看到漢語開口韻母對應展唇元音、合口韻母對應圓唇元音的傾向，大致上能夠表現漢語韻母開合的區別。

### (三) 宕江曾梗攝入聲字的文讀音

上文討論開口韻的時候，曾留意到果攝及宕、江、山攝等合流的入聲字對應越南語圓唇元音 *o*、*ɔ* 的現象，並指出當時漢語的音值很可能介於 \**o*、\**ɔ* 之間。實際上，《安南國譯語》與果攝合流的入聲字，不只是上文所舉的宕、江攝開口一、二等、山攝開口一等牙喉音，還包括山攝合口一等字，例如：「奪—*đõ* [dɔ<sup>6</sup>]」、「末—*mọc* [mɔk<sup>w8</sup>]」。此外，這些果攝及合流的入聲字也與越南語 *uo* 有少數對應，共 5 組 5 次，例如：「波—*vua* [βuo<sup>1</sup>]」（果攝合口一等幫母字）、「鐸—*đũo* [dũo<sup>6</sup>]」（宕攝開口一等入聲字）。越南語 *uo* 與漢語陰聲及入聲字的對應總共僅 8 組 8 次，扣除 2 組 2 次帶 -j 韻尾的蟹攝字，剩下的對應幾乎全是果攝及與其合流的入聲字。也就是說，從越南語的角度看起來，*uo* 主要就是以果攝及合流的入聲字對應。綜合上述觀察，可以說《安南國譯語》果攝及與之合流的宕、江、山攝入聲字，主要是與越南語圓唇元音 *o*、*ɔ*、*uo* 對應。這些字在《中原音韻》屬於歌戈韻，在《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屬果攝，擬音都

11 現代越南語的 *tr* 來自於古越語帶 *l*-的複輔音 \**Cl-*。

作\*o、\*uo，到了現代北京官話牙喉音讀-ɣ，其他聲母讀-uo。

實際上，現代北京官話讀成-ɣ 和-uo 的入聲字，除了上文提到的宕、江、山攝入聲字以外，梗攝開口二等及曾攝開口一等入聲字也有這樣的演變，<sup>12</sup> 例如：墨（曾攝開口一等明母字）、得（曾攝開口一等端母字）、厄（梗攝開口二等影母字）。本文檢視這些對應，發現與果攝及合流的入聲字表現相當不同，它們不太對應越南語圓唇元音 o、ɔ、uo，反而經常對應展唇元音，例如：「墨—mỏ[mɤ:5]」、「得—tê[te<sup>1</sup>]」、「厄—ngựa[ɲuɤ<sup>4</sup>]/nghe[ɲe<sup>1</sup>]」。筆者（江佳璐 2018b: 117-118）曾經指出《安南國譯語》曾、梗攝入聲字有文白異讀的現象，白讀音帶\*-j 韻尾。這裡討論的則是不帶\*-j 尾的對應，也就是文讀音。同樣地，宕、江、山攝入聲字也是討論其文讀音，<sup>13</sup> 即不帶\*-w 韻尾的對應。下面分別把這兩類入聲字文讀音元音的表現列作表五及表六，進一步加以分析：

表五 宕、江攝入聲字文讀音暨山攝一等<sup>14</sup> 入聲字元音對應統計表

u	uɣ	ɤ:	ie	ɛ	a:	o	ɔ	uo	u	總計
1/1	1/2	1/1	1/2	1/1	6/6	9/15	9/16	3/3	2/2	34/49

表六 梗攝開口二等、曾攝開口一等入聲文讀音元音對應統計表

i	u	uɣ	ə/ɤ	ɤ:	ie	e	ɛ	a	a:	總計
2/2	1/1	7/21	2/2	3/3	3/4	4/5	4/6	2/2	1/1	29/47

首先從表六可以看到，曾、梗攝入聲字文讀音完全不對應越南語的圓唇元音，只對應展唇元音；而表五則顯示宕、江、山攝入聲字多對應圓唇元音，少對應展唇元音。由此可見這些現代北京官話讀同-ɣ 和-uo 的入聲字，在《安南國譯語》時期仍有區別，雖然都與陰聲字混併，但混併的方向並不相同。

12 唇音字讀-uo，其餘讀-ɣ。

13 與果攝合流的山攝入聲字沒有文白異讀，這裡指的是宕、江攝的文讀音。

14 本表含山攝合口及開口一等喉音字。

不論是表五或表六，入聲字與越南語的對應都較為分散。這是因為越南語元音的種類遠較漢語繁多，漢語沒有這麼多種元音的區別，因此表記時有可能以同一漢字、或是同樣韻母條件的字對應不同元音的越南語音節，造成同一類漢語的韻母對應多種越南語元音的狀況。表五顯示，這些宕、江、山攝入聲字最常對應越南語圓唇元音  $\text{ɔ}$  和  $\text{o}$ ，組數和次數都相當接近；總體來說，對應圓唇元音的比例分別佔組數和次數的 68% 和 73%。表六則顯示曾、梗攝入聲字最常對應越南語複合元音  $\text{uɤ}$ ，共有 7 組 21 次，其次是  $\text{e}$ 、 $\text{ɛ}$ ，各有 4 組 5 次和 6 次。

不論是現代北京官話或是《中原音韻》、《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等近代的漢語文獻，元音系統都沒有長短對立以及三種高度的區別，可以推測當時《安南國譯語》主要根據的漢語方言也是如此。如果把越南語  $\text{uo}$ 、 $\text{o}$ 、 $\text{ɔ}$  和  $\text{uɤ}$ 、 $\text{ə}$ 、 $\text{ɤ}$  及  $\text{ie}$ 、 $\text{e}$ 、 $\text{ɛ}$  的對應分別視為  $\text{o}$  類、 $\text{ɤ}$  類、 $\text{e}$  類元音， $\text{a}$ 、 $\text{a}$  合併為  $\text{a}$  類元音，那麼表五的對應傾向就比較明朗，這些宕、江、山攝入聲字最常對應越南語  $\text{o}$  類元音，組數和次數分別佔 62% 和 69%。例如：「朔— $\text{sỏ}$  [ $\text{ʃo}^5$ ]」（江攝開口二等疏母字）、「莫— $\text{môt}$  [ $\text{mot}^8$ ]」（宕攝開口一等明母字）、「葛— $\text{cỏ}$  [ $\text{kɔ}^5$ ]」（山攝開口一等見母字）。表六的對應則顯示出  $\text{ɤ}$  和  $\text{e}$  兩種趨勢： $\text{ɤ}$  類元音有 12 組 26 次，各佔組數和次數的 41% 和 53%； $\text{e}$  類元音有 11 組 15 次，各佔 38% 和 32%。例如：「墨— $\text{mỏ}$  [ $\text{mɤ}^5$ ]/ $\text{mua}$  [ $\text{muɤ}^1$ ]」（曾攝開口一等明母字）、「得— $\text{tê}$  [ $\text{te}^1$ ]」（曾攝開口一等端母字）、「厄— $\text{ngự}$  [ $\text{ŋuɤ}^4$ ]/ $\text{nghe}$  [ $\text{ŋe}^1$ ]」（梗攝開口二等影母字）。

實際上，這些入聲字在《合併字學篇韻便覽》、《中原音韻》亦歸屬不同的韻母：《合併字學篇韻便覽》把宕、江、山攝等與果攝合流的入聲字歸於果攝，主要元音為  $\text{*o}$ ；曾、梗攝開口一、二等入聲字則與假攝開口三等字合流，歸於拙攝，主要元音為  $\text{*ɛ}$ 。《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果攝與《中原音韻》歌戈韻相承，拙攝與車遮韻相承（耿軍 2004：31, 33），《中原音韻》歌戈韻和車遮韻主要元音也分別是  $\text{*o}$  和  $\text{*ɛ}$ （楊耐思 1981：44）；唯江攝入聲字更常出現在蕭豪韻，而曾、梗攝一、二等入聲字主要出現在皆來、齊微韻，反映的是現代北京官話帶  $\text{-w}$ 、 $\text{-j}$  韻尾的白讀音。

可以看出《安南國譯語》的表現與《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相當接近，江、宕、山攝入聲字文讀音是  $\text{o}$  一類的圓唇元音，曾、梗攝入聲字則是  $\text{ɤ}$  類和  $\text{e}$  類的展唇元音。

根據本文考察，假攝開口三等字在《安南國譯語》最常對應越南語  $\text{ɛ}$ ，例如：「者— $\text{ch}\acute{\text{e}}[\text{c}\text{ɛ}^2]$ 」、「車— $\text{x}\acute{\text{e}}[\text{c}\text{ɛ}^3]$ 」，這就與《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拙攝相合，不但擬音相近，也反映與曾、梗攝一、二等入聲字合流的現象。這些入聲字到了現代北京官話唇音字變為  $-\text{uo}$ ，其餘演變為  $-\text{ɤ}$ ，已經不再是《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  $*\text{ɛ}$ ，而《安南國譯語》的另一個對應傾向： $\text{ɤ}$  類元音，很可能正反映了這個變化的過程。簡單來說，《安南國譯語》曾、梗攝一、二等入聲字的對應有變異： $\text{e}$  類元音反映的是《中原音韻》車遮韻一脈的讀音， $\text{ɤ}$  類元音反映的可能是現代北京官話演變的起頭。這個現象不但保存了現代北京官話已消失的區別，還超越了後來的《合併字學篇韻便覽》，記錄現代北京官話的演變歷程，相當可貴。

## 六、結 論

現在將《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漢語現象整理如下：

1.  $*-\text{m}$  併入  $*-\text{n}$ 。
2.  $*-\text{n}$ 、 $*-\text{ŋ}$  有別。
3. 入聲的輔音韻尾消失並產生文白異讀。
4. 唇音字不分開合。
5. 蟹、止攝合口來母字合口介音  $*-\text{w}$ -消失、並出現  $*-\text{ej}$  韻母。
6. 微母字已變為零聲母。
7. 宕、江、曾、梗攝入聲字的文讀音有區別：宕、江攝文讀音讀圓唇元音，對應越南語  $\text{o}$  類元音；曾、梗攝入聲字文讀音讀展唇元音，分別對應越南語  $\text{ɤ}$  類和  $\text{e}$  類元音。

上述 1 到 6 點與現代北京官話完全相同，第 7 點則一方面體現了《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的格局，一方面窺見現代北京官話的演變。《安南國譯

語》所記錄的漢語韻母現象，已經超越了後期的文獻資料，將現代北京官話音韻演變發生的時間加以提前，為漢語音韻史的構擬帶來新的面向。

越南語的韻母系統與漢語有許多差異，越南語沒有介音結構，元音與韻尾的搭配也跟漢語不同。而元音種類繁多，既有複合元音，還有長短對立，能區別出三種高度。這種先天結構的差異，必然造成對音研究上的紛擾。然而正是由於這些差異，使得我們看到不同於其他規範化文獻的現象，要如何提取《安南國譯語》一類對音材料的價值，是筆者一再努力的目標。至於各韻攝的音韻表現，以及與本文相關其他漢語方言所造成的對應現象，還有可能反映編者語感的音韻訊息，則另文討論。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元·周德清輯，《中原音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
- 明·徐孝輯，《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93冊經部小學類，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慎懋賞輯，《四夷廣記·安南國譯語》，《玄覽堂叢書續集》，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1947。
- de Rhodes, Alexandre. 1651 [1991]. *Dictionarivm A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 ope (Tir Diển An Nam-Lusitan-La Tinh)*.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T. P. Hồ Chí Minh.

### 二、近人論著

- 江佳璐 2018a 〈《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近代漢語聲母系統〉，「第十六屆國際暨第三十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2018.5.11-13，頁 559-578。
- 江佳璐 2018b 〈《安南國譯語》所反映的近代漢語聲調系統〉，《漢學研究》36.2 (2018.6): 97-126。
- 江佳璐 2019 〈從注音行為看《安南國譯語》的編者問題〉，《한국어사연구》5 (2019.3): 7-21。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 卷 1-2(1971): 1-61。
- 耿軍 2004 「《合併字學篇韻便覽》研究」，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耿軍、張玉來 2010 〈《合併字學篇韻便覽》韻母系統的幾個問題〉，《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2.2(2010.4): 12-15。
- 陳荊和 1967a 〈安南訛語の研究（一）〉，《史學》39.3(1967.2): 23-64。
- 陳荊和 1967b 〈安南訛語の研究（二）〉，《史學》39.4(1967.3): 37-54。
- 陳荊和 1967c 〈安南訛語の研究（三）〉，《史學》40.1(1967.7): 25-85。
- 陳荊和 1968a 〈安南訛語の研究（四）〉，《史學》41.1(1968.6): 1-63。
- 陳荊和 1968b 〈安南訛語の研究（五）〉，《史學》41.2(1968.9): 33-76。
- 陳荊和 1968c 〈安南訛語の研究（六）〉，《史學》41.3(1968.12): 71-121。
- （日）清水政明 2007 〈阿波国文庫本系『安南訛語』と『四夷広記』所収「安南国訛語」の比較〉，《華夷訛語論文集》13(2007): 37-46。
- 郭力 1997 〈古清入字在《合併字學集韻》中的歸調〉，收入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 19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74-89。
- 楊耐思 1981 《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董同龢 1998 《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Davidson, Jeremy H. C. S. 1975a.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Vietnamese Vocabulary of the Ming Dynasty—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8.2(1975.6): 296-315.
- Davidson, Jeremy H. C. S. 1975b.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Vietnamese Vocabulary of the Ming Dynasty—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8.3(1975.9): 586-608.
- Ferlus, Michel. 1982. "Spirantisation des obstruantes médiales et formation du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u vietnamie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1.1: 83-106.
- Ferlus, Michel. 1992. "Histoire abrégée de l'évolution des consonnes initiales du vietnamien et du sino-vietnamien." *Mon-Khmer Studies* 20: 111-125.
- Gaspardone, Émile. 1953. "Le lexique annamite des Ming." *Journal Asiatique* 241: 335-397.
- Gregerson, Kenneth J. 1981. *A Study of Middle Vietnamese Phonology*.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Maspero, Henri. 1912.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1: 1-127.
- Nguyễn Tài Căn 阮才謹. 1997. *Giáo trình lịch sử ngữ âm tiếng Việt*.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 Vương Lộc. 1995. *An Nam dịch ngữ-Giới thiệu và chú giải*. Đà Nẵng: Nhà xuất bản Đà Nẵng.

## Phenomena Concerning Finals in Early Mandarin as Reflected in *Annanguo Yiyu*

Chiang Chia-lu\*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finals in Early Mandarin and Vietnamese as reflected in *Annanguo Yiyu* 安南國譯語. The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Mandarin final ending \*-m had already merged with \*-n, but \*-n was still distinct from \*-ŋ. Entering tone stop endings 入聲 had already disappeared and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文白異讀, representing two distinct phonological strata, emerged. Distinctions were also evident between the literary readings of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in the Middle Chinese rhyme classes Dàng 宕攝 and Jiāng 江攝 a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Zēng 曾攝 and Gěng 梗攝 rhyme classes; that is, the Dàng and Jiāng rhyme classes had rounded vowels, corresponding to 'o'-type vowels in Vietnamese, while those in the Zēng and Gěng had unrounded vowels, corresponding to '□'-type and 'e'-type vowels in Vietnamese,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open 開 and closed 合 rhymes after bilabial initials did not contain any form of distinction. The medial \*-w- was dropped after the lateral initial 來母 within the Xiè 蟹攝 and Zhǐ 止攝 rhyme classes, and the final became \*-ej. The results of these phenomena are a system of finals that closely resemble Modern Mandarin, or *putonghua*, and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for continuing research in the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ese.

**Keywords:** *Annanguo Yiyu* 安南國譯語, *Annan Yiyu* 安南譯語, *Huayi Yiyu* 華夷譯語, Mandarin,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

\* Chiang Chia-lu,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CEO, VeeTIME Cable TV Company.